

# 雙 簧

郭沫若等著



東方文藝叢書之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7544B

9 95

雙 簧



東方文藝叢書之二

---

# 目 錄

雙 簧.....	郭沫若	1 — 11
三個工兵.....	楊 騷	13 — 17
地理課.....	雷石榆	19 — 27
女人們的故事.....	侯 楓	29 — 43
馬蘭將軍之死.....	東 平	45 — 57
陰沉的天.....	王任叔	59 — 77

## 雙 簧

這是一九二六年的雙十節，北伐軍攻破了武昌城的一段插話——

北伐軍在圍城四十天之後攻破了武昌，生禽了劉玉書陳嘉謨，又恰逢着國慶紀念日，漢口民衆的熱狂真是到了一百度以上。

漢口的青年會在幾天前早就決定下了在雙十節的

---

晚上敦請政治部的主任鄧演達去作講演的，該會的執事們在遍街貼着紅紙金字的佈告招誘聽衆。但到了雙十節的那天晚上來，鄧演達因軍事上的勞頓，又因還有別的事務不能分身，他便叫我去代理。

青年會的人最後來催的時候已經九點鐘了，我便把當時宣傳科的組織股長李鶴齡拉着，一道去代理演講。

到了青年會，因為預定的時間早已過了，立地被引上了一個大講堂，在那兒已經塞滿了無數的聽衆。

剛好在講壇靠壁的一排靠椅上坐定，由迎接我們來的一位人（大約是幹事）向着另一位在壇上司會的高長大漢，驟看頗像西洋人的，打了一番耳語之後，司會者略略尙我們目禮了一下，便宣佈開會。

這司會者不僅風格像西洋人，連說話的聲調也是西洋式。

「兄弟，現在，宣佈，開會。讓我們大家起立，讓我們唱讚美歌。」

---

大家都起立了，讚美歌的號數當得是先決定好了的，壇下右側的前兩排都是坐的女生，其中有一位年長者步到右隅斜橫着的一架大風琴前坐下，奏起了樂譜來，歌聲接着唱出。

讚美歌唱畢後，司會者又開始祈禱。祈禱過後又作開會辭。那開會辭是很嚴重的，而且很雄辯的。大抵青年會幹事都是雄辯家，他們那犀利的口舌真是他們犀利的武器。

開會辭頗長怕支持了有三十分鐘。全辭自然是不能夠記憶，但那主眼是在孫中山乃基督教信徒。

司會者說：「北伐軍打破了北洋軍。但北伐軍的將領們是誰的信徒呢？是孫先生的信徒。孫先生是誰的信徒呢？是我主耶穌的信徒。所以凡是信仰我主耶穌的便得到最後的勝利；北伐軍的勝利是我主耶穌的勝利。」

接着用最上級的讚美詞稱揚着鄧演達，說「他這位革命偉人像美國華盛頓，法國拿破崙，是中國空前

絕後的人物。」但一轉語仍不外是鄧演達是孫中山的信徒，孫中山是基督的信徒的三段論法。

司會者又說到鄧演達的因為勞瘁不能到場，他說他是抱着沒大的遺憾，他「將要在另一個機會上去請這位革命偉人來抒他的革命偉論。今晚上只好聽聽我們這位革命偉人所派來的代表向我們演說。」

於是他便指揮我去演講，演台下一遍狂濤般的鼓掌聲。

目前的儀式本來是基督教所固有的，論理並不稀奇。鄧演達在當時以一身而兼三主任，總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任，總司令部行營主任，名實相符地有「三頭六臂」的神氣。青年會的那位大幹事要稱爲「空前絕後」的「革命偉人」，要請他來演講以廣基督教的宣傳，要因他之不能親來而抱着無限大的失望，要看不起像我這樣的無名小卒，自然也是萬分在理的。但是當時是在「國民革命」的高潮期中，而當時的指導精神之一是「反對文化侵略」即是反對基督教的。我



自己未到場之前心裏滿以為青年會是為革命的勢力所懾，所以才請老鄧來演講，縱使有意利用，但總會通融一些，把所有一切形式上的儀式免掉，免得演講者作難。殊不知一到演場來，才是這樣的一個嚴陣。司會者以十足的基督教意識逕直把我當成了一匹贖罰的羔羊拉到這樣嚴重的基督教的軍門來做燔祭。他說你是耶穌基督的徒孫，或者徒曾孫，你的革命的勝利是耶穌基督的勝利；你一個打着「反對文化侵略」的旗幟的人，不怕僅僅是一名小卒，看你怎麼處？司會者對於他的宗教自然負有宣傳的責任，但你對於當時的「革命」不是也負有宣傳的責任的嗎？別人對於自己的責任遵守得那樣的忠誠，宣傳得那樣巧妙，而你就只能夠成爲一條贖罪的羔羊，白白地就讓那巴利塞人加上柴火？

一入場以後，聽着唱讚美歌，聽着司會作祈禱，致開會辭，我自己惶惑得啼笑皆非，苦於無法對付。鶴齡似乎也和我一樣的惶惑，時時以含怒氣的眼睛望

---

着我，是問我：「究竟怎麼辦？」我的眼睛一直沒找着答話來的時候，司會者已把開會辭講完，揮我去講演。

狂濤似的鼓掌聲終竟把我這匹羔羊逼促着走到壇前。

就和在寫文章的途中突然有妙意飛來的一樣，在我向着司會者和聽衆致了敬禮，燔柴正要着火的時候，我却得了一番天來的惠雨。

我先對聽衆說，「我自己的正式的演講要留在後面，在講演之前還得行一次儀式。剛才司會者某先生所行的儀式是基督教的儀式，某先生是基督教徒，自然要行基督教的儀式。但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革命軍人在演講之前也是有革命的儀式的。這儀式是要推一個主席，由主席宣佈開會，讀總理遺囑，默哀三分鐘然後才落到我的演講。我們現在就先推李鶴齡同志爲主席。」這樣一提出聽衆逕直熱狂的鼓掌聲來報答我。鼓掌聲比前兩次的更高更長，就像始終不肯止

---

息。滿場充滿着和惠的眼光，我知道聽衆已經完全是我的。一直到鶴齡起來對大衆宣佈開會，大家才肅靜了起了。

鶴齡本是極機變的人，他做着臨時主席把開會的程序執行如儀，於是又才揮我去演講。

又是一陣狂烈的鼓掌聲。

我的講演怕有五十分鐘的光景，詳細的語句自然是不能記憶的，但大概的主意是還留在腦裏：因為關於這一方面的我自己的思想和客觀的事實至今還沒有改變。

我說，我自己是深能了解耶穌基督和他的教義的人。新舊約全書我都是讀過的，而且有一個時期很喜歡讀，自己幾乎到了決心去洗禮的程度。但我後來爲甚沒有受洗禮呢？是因爲我恍悟到了我們中國人沒有再受洗禮的必要。自雅片戰爭以來的我們中國人，自生下地來，已經便是基督教徒，而且一輩子都是實行着基督教義的。譬如，基督說，你要愛你的鄰人，甚

至愛你的敵人。有人如要剝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內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臉，你索性更讓他打你的左臉。這些愛的教義，我們中國人一直不假言說地是實行着的。怎見得呢？有人割去了香港，我們索性更讓他租借九龍。有人奪去了安南，我們索性送他一條滇越鐵路。有人佔領了朝鮮，我們索性奉送以滿蒙。我們中國人真正是比任何基督教徒還要基督教徒。基督說：你要積天上的財，施舍你地上的財。有錢的人想進天國，比駱駝想穿過針眼還要難。我們中國人呢？那是把地上的財老早拋得一乾二淨的了。銀行，礦山，鐵道，郵政，內河航業，內海航業，工廠，商場，……凡是可生財的產業，沒有一樣不已經拋得精光。我們中國人大家都瘦得來像一條線了，天國的門不怕就只有針眼那般大，我們是已經充分的資格穿過去的。」

我盡力說了一番隔的理論，大大地受了聽衆的歡迎，笑聲，掌聲，轟隆地不絕。

我最後是如那位魁梧的司會者之稱鄧演達爲「革命偉人」一樣，我稱之爲「督基教偉人」。我說他以中國人而又信奉基督教，那是雙料的基督教徒，怕比基督還要基督。不過，我可惜他是局在了漢口，猶如基督是釘在十字架上，不能發展他的大才。他應該是往倫敦巴黎紐約東京那些地方去，讓那些地方的「駱駝」充分地縮小起來，可以「穿起針眼」。

說得大家又哄堂大笑，我在熱烈的鼓掌聲中把講演作結。

「基督教偉人」委實是一位魁梧的「基督教偉人」。他乘着我把話講完了，便又向着聽衆廣續致詞。

他這次特別恭維起我來，說我是一位「空前絕後的」——又是一個「空前絕後的」——雄辯家。然而我之所以善於雄辯，是因爲我是「中山信徒」，而中山又是基督信徒，所以要「請大家要信仰基督，才能有這樣的雄辯。」

這次倒把李鶴齡惱殺了，我的演說是容氣的隔，

---

鶴齡於是便也開始演說起來，他是率性不客氣的不隔。

他說，中山的信教是他早年的事體，他一生教人革命，却不曾教人信教。宗教是怎樣的東西，是怎樣害了中國，是怎樣和革命不能兩立，而一些吃基督教飯的騙子是怎樣胡說霸道，東扯西拉，當場便是證據。他以他那從巴黎練習回來的廣長舌，滔滔地捲了一個鐘頭，說得那位司會的「偉人」實在有點難乎爲情。

接着鶴齡又叫聽衆起立，唱國民革命歌。

那簡單的國民革命歌，自從北伐軍入了武漢以後，早就是傳遍了的。鶴齡一提頭，幾乎滿場的人都合唱了起來，連那位彈風琴的教會出身的女音樂家也把那簡單的樂譜伴奏了起來。

接着是高呼口號，鶴齡喊一聲，聽衆也跟着喊一聲。他喊出「反對文化侵略的基督教政策！」的時候，左手最前面排的教會女生們似乎應和得特別高，她

---

們就好像一向受人欺負，今晚才得到機會要圖報復的一樣。

口號一喊完，在無數的萬歲聲中熱狂了的羣衆像潰了隄的海潮向會場外湧去。

「偉人」這才張皇起來了，帶着哀願的聲音高叫着：「請大家沒忙走。我們還要做祈禱，還要讚美歌啦！」

羣衆中只聽有人在叫着：「要什麼祈禱！要什麼讚美歌！不唱了！不唱了……」

真的想挽回那既倒的狂瀾，只有我們的力量才能夠。

一九三六年六月四日夜追記

此  
页  
空  
白



---

## 三個工兵

「一二八」那年的二月廿二黎明時，凝凍的空氣在不絕的大砲聲，步鎗聲的威脅下戰慄着。內田伍長在最前線的「破壞據點」，對着頭載鋼帽的鐵菩薩似地站在他臉前的三個農民出身的工兵北川，作江及江下，用習慣於命令的微帶抖顫的亞鉛聲說：

「廟行鎮非攻下不可，前面那鐵絲網一定要炸毀

---

，讓我們的大隊衝過。這裏距離鐵絲網三十二米突，遠了一點，敵人又非常迫近，我們把破壞筒帶去放在鐵絲網下以後再從這裏點燃導火線是來不及的。你們曉得，這樣試過了幾回，各班都失敗了，我們這一班也失敗了，沒有一次成功。現在只有一個辦法：把導火線切短，在這裏點燃後帶去！完了。」

北川的嘴邊微微地起了一回痙攣；作江和江下兩人心裏怔了一怔。他們都意識到這是「死」的命令。三十二米突，扶着點燃導火線的笨重的破壞筒前進，來得及跑回嗎？還要把導火線切短……

一切都在極迅速而且準確的動作下預備好了。破壞筒的導火線也切短了，約莫三十糶。北川眼裏放出不滿意的閃光，向內田伍長一瞥，心裏想——破壞筒的導火線是完全靠得住的，不會在半途消滅，爲什麼一定要切得這麼短……

「預備！」伍長那冷酷的亞鉛聲阻斷了北川的思想。他又不滿意地給與伍長一瞥，機械地地和作江，

---

江下一道把破壞筒扶起來，立正。

「快步跑去，來得及回來……」伍長的聲音放低，有點不自然；眼睛也不敢直視北川他們，彷彿有點什麼內疚的樣子。無而北川他們沒有注意到伍長這種微妙的變化，他們這時候似乎失掉思考的能力，只覺茫然，也並不怕死。北川無意識地看一看作江的臉孔：左頰的肌肉的微微顫動，那稍會向上的扁平的獅子鼻在吐出兩道隱約可見的白煙；看一看江下：肥厚而稍空出的嘴唇和一對細小的眼睛，顯得活像一個豬頭臉，安放在一架沒有神經的胴體上，完全沒有生氣的表情。「對了，」北川這時突然又思想起來：「正像要被趕入屠機輪下的豬！爲什麼呢……」他似乎很明白這是爲什麼，也似乎一點不明白。「征服支那，大陸政策，……」這些是他常常要聽到的咒語，他覺得非常明白，無須乎解釋；然而當他進一步要解釋的時候，爲什麼呢？他便一點也不明白了。他這時心裏有點憤憤，對誰憤憤，他不清楚，就只覺得他不該這樣

---

送死，應該活下去……他幾乎要罵起來，把破壞筒放下，如果不是長期的訓練使他已經變成「絕對服從」的鐵菩薩，及他還牢牢地記着昨天山村君因不肯冒險，接受單獨當探哨的命令而被鎗斃了這個事實的話。他曉得現在是：退後死；前進，或者奇蹟地……

「快跑！」

這一聲把北川從安全的樓頂推下來似地，使他覺得一股冷氣從尾椎骨走到腦心。他略略歪頭一看，導火線點燃了；反射地跟着兩個同伴一直向前衝過去。

北川拼命地跑快一點，但不能。他覺得這是兩個同伴不中用，拖累了他；心裏着急地：「笨貨！跑快一點呀！」，但沒有喊出來。他此刻一切的思念都死滅，只想跑快一點，避開手裏扶着的危險物，那等下就會把他炸成肉醬的。

「哧」，一顆子彈從北川的耳邊擦過，他本能地把頸子一縮，還是不停地和兩個同伴前進走幾步，心裏作量着：「快到了，再走十來米突……」突然又「

嘶」得一聲，他覺得扶在手裏的破壞筒失掉重心似地一頓；就在這一瞬間，他看見作江顛擺一下倒下去，接着江下和他也跌倒了，可是大家的手還按住那破壞筒，那導火線快燃完了的炸藥筒。「糟糕！作江君子彈打中了！」這思念閃電般地在北川的腦中一畫。然而作江都敏捷地爬起來，他和江下也跳起來，三個人心裏一樣地喊着；「還來得及嗎！」死的恐怖使他們不約而同地捨棄那破壞筒，本能地向後退走。

「混蛋！前進！」

就在他們爬起來開始退走那一瞬間，這威嚇的像鉛球爆破的聲響刺入他們的耳朵裏，使他們驚醒，恢復他們被鑄成了的「絕對服從」的精神，同時也使他們明白退走後一定被鎗斃。於是，他們返身敏捷地又扶起那導火線就要燃完了的破壞筒拼命向前衝去；看來作江剛才似乎沒有中子彈的樣子。

一秒，兩秒，三秒……快到了，在鐵絲網的前面了……可是，在他們還沒有把破壞筒放下的時候，「轟——」的一聲，他們什麼也知道了，連意識的「死」的瞬間都沒有。

此  
页  
空  
白

---

## 地 理 課

穿藍布長衫瘦小個子高等小學教員張先生上地理課來了。

叮，叮叮……………。

一齊起立。張先生偏點一下腦袋算作回禮。一齊坐下，沙沙沙。

張先生拿着地理教授書披呀披的，咳了一聲，把

書放在講台上。

張先生和平時一樣，從口袋裏掏出兩三截湊不夠一支長的粉筆屑，放在講台上，把那截最短的拈起來——這不是張先生的怪癖，而且從經驗中獲得的獨創經濟哲學，如同拾烟屁股一樣，一點點也有用處，值錢，棄了很可惜。還有一層：如果下課時不通通把粉筆屑拾回去，那些小鬼們會在黑板上畫起鬼符，蝌蚪似的人像……甚至歪歪曲曲的寫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東洋人！」「打倒漢奸！」「鬼侶××國」……，總之，弄得黑板一場糊塗，太不好觀瞻，尤其是那些白字，先生也太失面子。而且更有一層：粉筆，茶葉……用得愈少，庶務先生就愈和藹地微笑，說不定放假前一天買一瓶好酒，……。

張先生拈着粉筆屑邊往褪了多少添的黑板畫邊瞧左手拿着的民國十幾年出版的課本上印着的中國地圖。

畫得着實吃勁，擦改了許多次才算馬馬虎虎。又



---

咳了一聲，把袖管揩一揩額頭，額上擦上幾處白白的。掃視一下前排的學生，正要張開嘴巴說什麼時，有好幾處發出格格的笑聲。

「你們玩什麼？上課要嚴肅鎮靜！」張先生老是用這句話警戒，學生們也司空見慣地不發表笑的原因，只好抵住嘴巴「鎮靜」。

「奉天，吉林，黑龍江，」張先生開始說：「從前叫做東三省……聽說現在叫做「滿洲國」，聽說「滿洲國」不祇三省，熱河全省也在內……，」

「張先生！我書裏的地圖沒有「滿洲國」的字，是和黑板上的差不多的。」坐在第三列中的癩頭阿狗半身俯在桌上，指子在書上畫着什麼似的嚷着。

「是的，你們的課本是「九一八」以前，總之，「滿洲國」還未成立之前出版的，我也依照課本畫……」張先生聽見阿狗跟他畫的差不多就暗地裏高興，所以頗和氣的簡單地說明。

「「九一八」？張先生，我的書裏沒有「九一八

」啲！」劉均也暗地做個鬼臉嚷。

「蠢才！「九一八」是日本出兵瀋陽的紀念日，不是地方名字，曉得不曉得！」張先生有點氣憤地說，但恐怕又問起「九一八」是那一年，老也麻煩去猜算，於是接着下一個命令似的說：「你們要靜靜的聽我說，不准亂嚷，而且問先生要站起來，有禮有貌……」

「張先生，我們什麼時候才讀「九一八」以後的地理呢？」單眼王正真個有禮貌似地站起來問道：「還沒有那種書出版嗎？」

「有是有的，不過我還沒有看過，大概也和現在的一樣吧，因為我國不承認「滿洲國」的存在，我們地圖也不印那三個字……」張先生補說道：「那有什麼要緊呢，無論怎樣，地圖的形狀是不變的，譬如我國的地圖像片海棠葉，千百種地理書印出來也是那麼個形狀，而且本校一向採用這本書，價錢又便……」張先生還未說完，給誰一句話打斷。

---

「那麼「滿洲國」佔了四省，不是已經不像海棠葉了嗎？……………」

「真是頑皮！」張先生一張灰白而彫刻着旱田的龜裂似的皺皮的臉上，漲起一點紅暈，用半罵的口氣說：「不是說過我國不承認牠嗎？」

簡單的小小頭腦就一時打不開嘴巴。

但是阿狗幾乎咬住鄰位陳明的耳朵，低聲說：「你說吧，「張先生，不承認爲什麼你又說「滿洲國」呢？」你說！說呀！」

陳明有點惶惑似地，用臂推推他，搖一搖頭。陳明是個膽小個子，看見先生用籐條鞭打阿狗或其他同學時，着實可怕，所以他老是保持着先生們贊稱他是好學生的那種名譽，除非先生問，無論什麼事他總懶得開口。

「這——」張先生拾起講台旁的籐條畫着黑板的地圖的一角說：「這是察哈爾，山西，綏遠，河北，山東。這五省聽說現在也叫做「華北」，這是日本和

政府協定劃為自治區，也即是中日提攜。親善的基礎云，你們有沒有看過本縣的報紙？那也是實施廣田三原則的第一步驟云。……」

「張先生！」劉均問道：「日本真個和我國「親善」？日本兵不是很，很野蠻嗎？佔了東省，四省啦，打上海啦，不是很野蠻嗎？」

「是哩，日本兵像高老朋叔的獵狗，怕不會跟我們「親善」吧？」阿狗說。

「是的，阿狗說日本兵像……像獵狗很對！」前列的副班長林奇說差不多全班嘩啦的笑嚷了一聲。

「爲什麼中國不到日本去「親善」呢？」阿狗愚問。

但這「愚問」使張先生很難「愚答」。

「或者中國也有外交官去……」，張先生默了一會才說：「那是政治問題，大家還是聽聽講書吧……」

「有幾千外交官去？有沒有帶槍去呢？」劉均比 阿狗還「愚問」了。

「蠢才！那是文官，不要講打的。」張先生肚子裏也暗地發笑，接着說：「文官要是一個就夠，用不着幾千，比方關於「廣田三原則」的交換意見啦……」

「廣田三原則是怎樣呢？是不是三條數學？」好瞌睡的文灼也覺得咽喉癢癢的，望天嘆了幾句。

「真是蠢才以上的蠢才！」張先生肚子裏發笑得顫抖，說：「那是和中國「提攜，親善」的三個前提條件，是日本廣田外相提出來的，你們沒有看過本縣的報紙嗎？比方三原則的第一條……」張先生睜圓圓小的眼睛楞了一會，但也許是頭腦混亂得記不清楚，接着慢吞吞的說：「比方其中的一個原則：要和中國政府共同防共，……因為「共匪」很狂獗，要侵入「華北」去」……」

「共匪」是不是王先生說過的「××黨」？」阿狗又問起來，接着又一句：「「華北」有沒有日本兵

---

呢？」

「那當然是有的。」張先生有點討壓地答。

「讓他們打打日本兵不是很好的嗎？」王正說。

那是有防害「親善」的，總之，那是政治問題，你們不要多嘴多舌，你一句他一句，這一課就講不成了。」張先生的臉有點生氣的樣子。

「那麼「華北」我國政府有沒有承認牠呢？」阿狗又俏皮地問。

「阿狗你這麼多嘴！說話又不站起來！」張先生使一個鬥雞眼才說：「那是「提攜。親善」的問題，有什麼不承認。」

「那麼現在我國的新地圖沒有「滿洲國」也有「華北國」吧？」王正站起來更「愚」而幽默地問。

「個個都是蠢才！」張先生嘆了一口氣，以罵作答。他把籐條放回講台上，正拿着書要開始講。

「那麼還有兩個原則呢？」多嘴的阿狗有問起來

。

---

這一問又使張先生的肚子裏躊躇了，但他板着臉孔，釘視着阿狗。

「那是政治問題！你是一條懶蟲！書也不想聽。常常叫你們「埋頭用功」，「鎮靜」！總是嘩哩嘩啦的，像鬼叫。哼，哼！……」

伙夫敲響下課的銹鐘。

「噹沙，噹噹沙……」

「完了啦，白花一課啦。」張先生一面喃着，一面拾着粉屑，書………。但他邊踱出課室邊想道：這一課還不錯呢！

「張先生的滑頭政治！」

「張先生記不清三原則！」

「張先生像漢奸哩！」

老張出了課室，他們就嚷着，跳着……。

此  
页  
空  
白



---

## 女人們的故事

——這是一、二八淞滬戰爭時的一段插話。

今天的太陽，似乎懷着什麼不能直對人言似的羞怯的心情，躲在銀灰色的雲層裏面，把一個初春的季节，渲染的顯得特別的陰黯，慘淡！在離陸軍省不遠的一個曠場上，廡集着成千的婦人，遠遠地望去，有如奈良那裏所豢養着的神鹿之羣。這些婦人雖然是在

---

政府的武力壓迫下，剛從四方八面集合來的，沒有什麼嚴密的組織，然而，在她們每一個人的胸膛裏面，却藏着一顆同樣的爲着索回在戰陣上的自己的丈夫或兒子的心，把這烏合之衆的成千的婦人，緊緊地結合起來。

一個中年的婦人——小林芙子，高高地站着，在這成千的婦人中間，振臂一呼，就像霹靂一聲似的，使這充滿着各種音調的噪雜的空間爲之寂然；婦人們都停止着她們的私語，擠攏來靜靜地傾聽着，而每一個人的視線，也自然而然地集中在那一個站得高高的中年婦人的身上：她，她是工人型的人物，在那破舊的和服外面，露出了粗糙的手，和醬色的截了髮的腦袋；腦袋昂然地搖擺着，和揮動着的臂，配成了一個優美的姿勢。這樣的，在這波濤起伏着般的人頭之海中，大有「中流砥柱」的氣概呢。

這成千的腦袋，像波濤似的洶湧着，下意識的擠向前去，却沒有一點潮叫的聲音，彷彿有如出殯時的

---

一班悲傷的戚屬，默默地往前擠去，靜悄悄地，就祇有從那中年婦人的口中，衝出來洪亮而熱情的言辭，破竹似的裂佈空間：

「親愛的姊妹們，我們今天在這裏集會，唯一的目的要求政府馬上停止出兵支那，召回在戰陣上的我們丈夫和我們的兒子。」小林美子像是對於羣衆集會，有着非常豐富的經驗似的，一開始便把蘊藏在每一個人心裏的同一的要求說了，博得雷動的掌聲，和「對呀」「是呀」！的應和。

「因為我們全都是窮人，我們一家口嘴全得由我們的丈夫掙得錢來吃飯，如果他們一天沒有掙得錢回家，我們就得挨餓，而現在，政府竟把我們所依靠着的男人徵召入伍，出發支那去打仗，置我們老弱的饑餓死亡於不顧，反而美其名：什麼「爲國家爭光榮」囉，「爲國犧牲」囉，其實，我們何嘗需要這些？我相信，而且敢堅決的說：今天在場的姊妹們全然不需要這種光榮，而是要求着生活的持續與保障。」

---

這激昂而簡練的言辭，電流似的通過每一個聽者的週身，滿腔的熱血在奔騰呵！這時，突如地從這腦袋的海中，漏出了尖銳的叫喊：

「什麼光榮不光榮？我們不管。我們需要的是生活的持續！」

「反對殘酷的戰爭！」

「我們要求生活的保障！」

「我們要政府馬上召回我們的男人！」

「我們要……」

終於小林美子的洪亮的聲音，制服了這些雜亂的囂叫，而繼續地說下去：

「是呀，我們要政府馬上召回我們的男人，因為我們要生活。可是，說政府對於我們的要求，始終沒有一個比較圓滿的答覆，總是拿什麼「為國爭光」一類的鬼話來敷衍，欺騙；甚而用武力來強制我們，不許我們動一動，一定要我們「坐而待斃」的唯天命是聽，換句話說，那就是讓我們的丈夫，兒子在鎗林彈

---

雨中的戰場上碰運氣。這是何等的殘酷啊！在我們又是一件如何悲痛的事！因此，在今天的集會，是含有非常嚴重的意義的。親愛的姊妹們！我們要一心一意地團結起來，緊緊地團結起來，向着同一的目標走去，——要求政府即日召回在支那戰陣上的我們的丈夫，我們的兒子，如不達目的，我們的進行是決不停息的啊！大家以為怎樣？」

「對囉，非達到目的，我們是決不回家去的！」

「大家要緊緊地團結起來呀，看政府放不放回我們的男人。」

「反對出兵支那！」

「姊妹們！我們和政府拚命去！」

這些雜亂的叫喊，把會場的空氣更加緊張起來。

主席小林芙子嚴肅地接着說：

「那麼，我們就得有個嚴密的組織，然後才能有計劃的一致地行動。現在請大家快點提出意見來，把這個集會的根基鞏固起來，火速地進行我們的工作。」

---

看！那些巡警已把我們包圍起來了。呵！姊妹們！我們的工作是急不及待的啊！但是，別害怕，更不宜退縮：而是應該腳踏實地的把我們的工作來開始！」

於是，這成千的婦人，雖然在巡警的包圍，監視中，然而，這一集會却沉着地在急速地進行着。她們深深地感到：政府已經陷於和歐戰前的德意志一樣的，讓那瘋狂的黷武主義橫流着，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戎首。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那種傷心慘目的情景，和自己的男人被殘殺了的想像，更是把她們的心緊緊地壓着，她們從目前政府出兵支那所身受的痛苦，推想到大戰爆發後的必然的結果。成千個隱藏在婦人們的胸膛裏面的心，便不禁爲之惶然！但是，一種同一的熱情，電流般通過了這成千的血脈，使她們發出同一的呼號……

「本會定名爲：××團。」站在桌子上的主席小林美子穩定地唸着，口音怪清晰的。

「贊成！贊成！」這是異口同聲的成千個靈魂的

---

叫喊。

這時，在主席所站立着的地方後面，起了一次小小的紛擾，那是巡警惡意的干涉啊！但，過了一會兒，也就平息。主席在極力地約束羣衆之後，繼續地說道：

「本會設一理事會，選舉七人組織之，分秘書、總務、宣傳、組織、經濟五部，餘二人爲候補委員。請大家快點選舉出來。」

這樣的，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這麼一個理事會的組織。同時，推舉小林芙子，山村信子，青野花，河上尤子等四人爲代表，向政府，陸軍省辦交涉去。

「全體集中陸軍省面前，聽候代表的回音。」

主席小林芙子的號令發出後，麤集這曠場上的成千的婦人腦袋，便開始緩慢地蠕動起來了。遠遠地望去，宛如風平浪靜的海面，在陽光底下所起的旖旎。她們漸漸地改變了一行列向前進，巡警們也或左或右

---

的監視行動，彷彿是政府的要人出門時的衛護似的跟隨着。

這一行列在陸軍省的前面，重新麤集起來了。由主席小林美子有條理的分配了這成千的婦人站立的地方之後，便和山村信子，青野花，河上尤子等四人，在警衛森嚴中，帶着成千類的婦人之心，蹈進了陸軍省的大門。

當小林美子等四個代表走出陸軍省的門口，回到這成千的婦人之羣裏面來的時候，一種緊張的情緒把她們緊緊地包圍着。於是，在那熱烈地狂叫聲中，小林美子又被擁上那桌子，高高地站起了。雖然他的話還沒有從口裏吐出來，在她那沉着而深刻的表情中，已使這成千的婦人，驟地嚴肅起來。

雖然是在巡警的嚴密地盡視底下，婦人們的熱心，却絲毫不退縮，反而更加熱烈，緊張起來。因為他們深深地感到：這個時候，已是和士兵們上戰場時走到了戰鬥的最前線一樣的，在死的威嚇底下，把生



---

命做一孤注，作一個「最後的爭鬥」般的，準備着向敵人的陣線襲擊，衝鋒，一樣的，支撐着她們的身心。呵！這成千的婦人，是怎樣的在爲着索回她們的丈夫，兒子，而拚命啊！

小林美子在這緊張的氛圍裏，高高地站在桌子上，在人頭之海中間，那態度是何等的沉着，莊嚴，而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有力地彈動了一部分婦人的心弦。

「親愛的姊妹們！陸軍省不但不接受我們的要求，反而說：我們這樣的行動在緊急的非常時期，是犯着擾亂地方治安的罪過！今天陸軍省雖然是接見我們的代表，然而，除了一頓教訓和威嚇而外，依然是什麼「爲國效勞」「爲國犧牲」是光榮的，這一套欺騙話。因此，今天所得到的是一個毫無着落的結果，不過，我們從這兒，更可以明顯地看出政府是怎樣的在那瘋狂的黷武的氛圍裏，毫無憐惜的驅逐着我們的丈夫，兒子，上戰場去送死，而斷送了我們的生活！」

---

小林芙子 | 口氣說到這裏一頓，繼續說下去：「親愛的姊妹們喲，時至今日，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生」與「死」，那就是說，我們如果是不願這樣的坐而待斃，就應該更加緊地團結起來，堅持到底，向政府更進一步地強有力的鬥爭，非獲得我們生物的保障，放回我們的丈夫，我們的兒子，這一鬥爭是永不停息的啊……」

在熱烈地表示擁護的成千婦人的呼號聲中，巡警出來干涉，甚而實行其用武力驅逐集會的隊伍，使這人頭之海，掀一了一次大的波動，站在桌子上面的主席小林芙子被檢舉了。

這個時候，麤集着的成千的婦人和巡警們，差不多形成了「短兵相接」的陣容了。因為小林芙子被檢舉了的時候，那奮勇的號叫：「……向政府更進一步地強有力的鬪爭，非獲得我們生活上的保障，放回我們的丈夫，我們的兒子，這一鬥爭是永不停息的！」像針，線似的把成千的婦人之心，穿成了一串串。使

---

她們深深地感覺到政府的鎗口不單是對準了支那人，同時也對準了她們的胸膛！使她們更深深地感覺到：非努力這一鬥爭，使獲得勝利，實無法以生存。

主席小林美子之被檢舉，雖然不是偶然的事，然而，對於這一集會，却也不能不說是一個打擊哩！因此，婦人們在這一打擊底下，起了輕微的動搖，和行動的不一致——有的表現出稍為向後退了；有的不知所措似的；有的却在氣憤的巡警們發生了直接的衝突，以致絡續的被檢舉了十三個人，連被選為代表的青野花，河上尤子也在被檢舉之列。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關頭啊！在這當兒，被選為代表之一的山村信子，一踴而起地站立在那小桌子上面，把這一騷動鎮壓下去，把這成千的婦人之心，重新地穿成一串串。

「姊妹們注意！現在，我們已經是走到了鬥爭的最前線了，請不要慌張，更不要浮躁；切不要上敵人的當啊！爲了要獲得我們這一鬥爭的勝利，我們應該更鞏固我們的陣線，嚴密我們的組織，有組織的，有

計劃的，沉着的戰鬥，才有勝利的希望。不然，我們將永遠地斷送了生活的保障，永遠地被壓迫着不得翻身啊！至於小林芙子等的被檢舉，那是我們的意料中事，也是在鬥爭過程中所必有的遭遇；我們用不着驚惶，我們要團結一致，要政府馬上釋放小林芙子等，然後，再要地府給我們一個圓滿的答覆。如果政府還是那樣無理地用武力來強制我們，那我們也就只好團結得緊緊地同以此生命，和政府作一孤注之擲了。現在，我們集中隊伍，包圍警視廳！」

山村信子雖然是年紀比較的老了，然而，她那雄渾的勇氣，却顯得她年青。而她的口才，更是令人欽佩，因此，她剛說到這裏，便有人起而附和了。於是，「包圍警視廳去！」「反對無理的檢舉！」和「要警視廳馬上釋放小林芙子！」的號叫，剎時間，充滿了整個的空間。

原來警視廳之所以檢舉小林芙子，青野花，河上尤子等是用「殺雞教猴的法子，藉以驅散麇集着的成

---

千的婦人，和對被檢舉的小林芙子等待以厚禮，諄諄地勸導，企圖解此重圍；誰知婦人們的心，是那麼的堅決，不為武力所屈服，而更進一步地準備着行動起來了。所以，警視廳終於在婦人們的行動尚未實現之前的時候，把小林芙子，青野花，河上尤子等十三人自行釋放了。同時，派出一位官員樣的人物，由武裝的巡警衛護着，來在這成千的婦人之前，作懇切地陳辭，施其欺騙的技倆，

在成千的婦人將要行動起來，包圍警視廳的當兒，小林芙子，青野花，河上尤子等以安全的身驅，回到陸軍省前面的廣場——羣衆的集中地點來了。這時，那瘋狂似的熱烈地歡呼激動了全場的婦人的。

雖然小林芙子還是那麼的英勇，憤慨，激昂，向全體的婦人們宣誓似的說明她被檢舉至釋放的經過，和勸勉大家繼續努力前進，以期達到最後的勝利。但是年輕的青野花和受過中等教育的河上尤子，則顯然是被政府所說服，甚而可以說是被收買了。因為她

---

們已是一變其論調地在宣佈政府的誠意，和勸導婦人們作「長期的準備」呢，因此，這成千的婦人之團結，便爲之而發生裂痕。而這一索回在戰陣上的丈夫和兒子的鬥爭的前途，也就輕輕地被蒙上了一重朦朧的陰影。

那一位特派的官員，便利用了這不統一的會場的空氣生了裂痕的團結之心，而左右地施其欺騙的絕技。雖然在開始時的言辭被婦人們的謾罵和譁然之聲所掩沒，然而，他的堂而皇之的懇切陳辭，終於在這不調和的空間，在這成千的婦人之前，起了感應。因之，這穿成一串串的成千個婦人之心也就漸漸地散下來分離了。因爲她們除了護得「人類的母親」「太和魂之魂」的榮耀外，還有政府口頭答應給她們以生活的保障，這樣，不就已得到了圓滿的答覆了麼？不就是獲得勝利了嗎？雖然一班年紀較輕的婦人，爲了不慣獨寐而在情感的激動中，不爲那特派的官員的「空頭」支票所屈服，而跟着山村信子，小林芙子等想挽狂

瀾於既倒，撕破政府欺騙的假面具，繼續努力奮鬥，以期獲得真正的勝利。誰知道這成千的婦人，竟然地多數帶着一顆滿足的心，和餓了的肚子漸漸地星散了。而小林芙子，山村信子等努力的結果，所得到的回答，是那一位特派的官員和巡警們惡意的猶笑！

雖然，這一次壯烈的行動，是在政府的欺騙的幕烟彈底下被遮掩着過去，而算是失敗了，但，這不過是一種暫時的現象，誰都會曉得這些被稱爲「人類的母親」的婦人們將有更偉大更壯烈的偉示，對於戰爭。

這時躲在銀灰色的層雲裏的太陽露出臉來吻着大地上的一切，吻着這陸軍省前面的廣場上在巡警的監視下，成千婦人星散後的殘餘的婦人之羣，和小林芙子，山村信子等的充滿了血的氣憤的臉。一會兒，膽怯似的太陽，又躲到層雲裏去了，於是這樣春的季节，雖然是這午後的時分，依然是顯得特別的陰黯，慘淡！

此  
页  
空  
白



---

## 馬蘭將軍之死

石藤的聰明，使他作為這戲劇的「導演者」，在孩子們之羣中出現了，——而馬蘭又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他雄偉，壯健，並且有着光明燦爛的靈魂；他像一個驍騎，一個武士，不，一個將軍！

「馬蘭」，石藤把他派定了；「你就做一個將軍吧！」

「振樞做新聞記者——，」他接着說；「你就要齊齊整整的排成一列，學着馬蘭的兵隊固有的馴服與遵從；聽着，聽我的指令！……漢章做國王，那末，楊望呵，來吧，我要你做馬蘭的勇猛的兵隊，還有陳岳·吳鹿，呂祖殆，——夠了，馬蘭的兵隊不能過分的多的，過多了他們就難免要變成驕傲而且無用！那末，紹通做民衆團體的代表，而朝徵做長夏城的懷有着二十世紀的戰鬥熱情的市民，……」

當那排成了一列的行伍分散之後，馬蘭接受了漢章國王的意旨，隨即對他的守禦長夏城的兵隊下命令，

「馬蘭將軍統率下的將士們」，他揮動着他的竹製的指揮刀，開始了第一聲的怒吼；「爲着漢章國王的尊榮，你們必須以長夏城的前線立即撤退！……撤退呵！……」

馬蘭的兵隊騷亂了，波動了，在長夏城的灰色的低空中發出了一片沉鬱的噪音。

---

馬蘭下了命令，乘着飛機，「肘拉一肘拉」的叫了一陣，到漢章國王那邊去，向漢章國王復了命。而馬蘭的違反命令的兵隊們，却在背後切切的低聲私語，——

「我的身上有三分之二的血和肉，是長夏城出產的葡萄酒所化成的，我的全身，正充溢着長夏城的泥土的潮溼的氣氛和香味，而現在，我虧負了長夏城的守土的尊榮的名目，爲着嚴守安得列將軍的命令，長夏城喲，我要把你遠遠的拋棄了；我空應許了對於你的守護，——我對於你的守護的應許是空的！……」

「我的兄弟們，請不要笑我歎息，消沉，我的確衰喪，無力，不能趁這時奮發，振起，不像長夏城的溫暖的氣息所孵成的雄雞！……」

「那末，這一瞬的時間過後，我們埋在長夏城的深邃，富饒的酒窩將被發掘，驍勇的仇敵要在長夏城的最高的晒台上，高擎着他們的榮耀的戰旗，……」

他們說着，一個個陷入了痛苦的深淵，暗暗的悲

---

泣着，用手掩蓋着自已的——作爲一個人的面顏，而長夏城的無數千萬的市民們，却像將被趕赴屠場的羊羣，驚慌了，惶亂了，正在作着絕望的祈求，——

「主呵！我禱祝你的神勇，你的壯健，你的全能；你給我們以鐵的援助吧！負心的馬蘭，枉費了他的食具，他的長靴，他的金黃色的莊嚴的戎裝，爲着逃命，將率領他的兵隊遠離我們走了！——主呵，你賜給我們以神聖的，……千員的戰將，百萬的神兵，……」

他們的祈求是獲取了；所謂神聖的力，也不過止於解脫他們的危難，使他們在一個強固的信念中生存，——長夏城的勝利的戰局，既經奠定，而使長夏城的市民們從淪亡中獲救的倒不是主的神將，却是日常在長夏城的街道上往來出入，爲他們所熟習的一隊極平凡，極普通的兵隊。他們再也不是馬蘭的兵隊；他們的勇敢的行動，已經越出了馬蘭的命令所制卸的圈圍。

---

現在，漢章國王的身心，正爲這突如其來的長夏城的戰報所震撼，——

「壞了呵！壞了呵！」他驚駭得像爲山間的幼毛所威嚇的女兒；混身只是簌簌的打顫；「馬蘭的兵隊闖了禍，馬蘭的兵隊竟然敢於走入敵人的兵所密佈的田野，驚擾了敵人的安靜的營幕，使他們以獅子的雄姿，激動了忿怒之火；他們將捲土而來，把我的錦繡的河山裂成粉碎，——我在逃亡的途中，也要咬牙，切齒，永遠記得馬蘭所給與我的罪累！」

他隨即把馬蘭叫到面前，嚴厲地喝令着，……

「馬蘭，現在要看你能不能補償你自己的罪過，你必須立即到長夏城前線去，去制止長夏城的守士暴亂的行爲，使這些——王國的禍患之種們，在三十分鐘之內，一無遺漏的從長夏城的界線向外撤退！要不是這樣，我賜給你一把利刃，你必須用這利刃在回來的路上自刎，因爲我再也不願會見你的兇惡的面顏！」

---

馬蘭的飛機又「肘拉一肘拉」的叫了起來；馬蘭的乘機披着闊大的銀灰色的翅膀，下降了；馬蘭以絕對尊嚴的將領的權威，出現在長夏城的守士們之前。

——不呀，馬蘭的尊嚴，還是缺少得很，他必須走進他的兵隊在長夏城的郊外所張掛的營幕，然後，他看見他的兵隊一個個從臉相上消失了過去下屬對上官的狗一樣的馴服與遵從——他們正像勤勞的工蜂，熱烈地搬運着彈藥，築着堡壘，挖着壕溝，擦亮着槍刺，一隊代替着一隊的開赴前線，去應付那必死的決戰；他們已經發癡狂了，他們所征取的是火線上的死亡率的九與十之對比，是九十九失敗之後的一個勝利，而戰鬥的火是炎熾地燃燒起來了，他們喝醉了仇敵之血，正覆蓋着白熱的砲火在做夢……馬蘭，他必須發現了自己的職權之喪落，他就是依據着山神的金身出現，也不能再在這叛逆的部屬中重復豎起原有的尊嚴，然後，他離開了他的隊，——爲着找尋他的疾苦的靈魂的避難所，他獨自個走進了長夏城的街道，陷

入了長夏城的盈千纍萬的市民的重圍，——

長夏城的市民帶着從死的劫難中重又安然地歸來的喜悅，用着謳歌讚歎的歌舞者的熱情在迎接他們的勇敢的戰士——他們的戰士的唯一的領袖，馬蘭將軍，……看呵，傾城而出的市民們看啊！他沒有護衛，不避危險，太陽在他的赭褐色的顏面上照耀着，他顯得特別的壯健而且尊嚴，人類的高貴的熱血在他全身的脈腑里奔馳，憑仗了他的力，長夏城的偉大的戰功建立了，後世的子孫們，將在那花崗石紀念碑上指着他的尊榮的名號，他們要說，馬蘭遺給了我們以鎮懾一切仇敵的神勇，如今我們一個個都依據着他的壯健的雄姿長大了；我們可以用我們的燦爛的光耀去制御宇宙間一切殃災，一如符咒之制御不可知的邪魔，因為馬蘭的靈魂以一化百，以千化萬，他在我們的軀壳中隱潛地長大了，他影響於我們的身心 and 容貌，正如我們的父母所傳授的血緣！……看呵，傾城而出的市民們看呵，他以中世紀的騎士的神勇，聳身越過了長

夏城的街道上爲應付戰爭而設置的障礙物，沿着那靜止如鏡的城河的岸畔，在鐵製的河欄的邊旁，威武，沈着的走着來了，長夏城的潮溼而又香馨的柔風拂動着他的衣襟，露出了里面的紅色的織絨，愈加顯見得他的戎裝的莊嚴和尊貴，他的孔帶着爲巨深的憂患所沖洗的戰鬥者的沈鬱和悲愁，但是他堅決，鎮靜，沒有一種外來的力能夠動搖他的眼睛所放射的每一根鋼的光茫，他一定爲着視察長夏城的戰地，因而走出了他的深遠而無從臆測的決勝千里的帷幄——他扮成一個小卒，一個軍曹，要用低下的外衣來掩蔽他的遠射的光輝，從而忘記了自身的偉大，不知這盈千纍萬的市民們所歡呼迎接的來者，正是長夏城的守士的唯一的領袖——英勇的馬蘭！

盈千纍萬的市民們，以長音節的呼聲高喊，——

「馬蘭將軍萬歲！」

「漢章國王萬歲！」

這聲音一陣強烈似一陣，構成了奔騰的巨浪，沖



---

着洗長夏城的灰暗的全貌，長夏城的一間間，一座座的平舍與大廈的房頂，猶如加添了貴重的寶石，放射出燦爛的光輝，如今長夏城遇到了極度的緊張，遇到了爲空前未有的喜悅所激起的痙攣，它停止了全部的交通，停止了脈膊的跳動，用窒息的胸懷去擁抱馬蘭將軍的絕對的尊嚴。

——不呀，馬蘭的尊嚴，還是缺少得很，他記得他怎樣的走進了他的兵隊在長夏城的郊外所張掛的營幕，並且，他清楚地瞧見着，他的兵隊一個個從臉相上消失了過去下屬對上官的狗一樣的馴服與遵從——他們正像勤勞的工蜂，熱烈地搬運着彈藥，築着堡壘，挖着壕溝，擦亮着槍刺，一隊代替着一隊的開赴前線，去應付那必死的決戰；他們已經癡狂，他們所征取的是九十九個失敗之後的一個勝利，而戰鬥的火是炎熾地燃燒起來了，他們喝醉了敵人之血，正覆蓋着白熱的砲火在做夢，……畏夏城的戰禍是再也無從遏止了，——而漢章國王的命令，都使他的內心起着

---

深隱不白的悲苦和驚惶，——

「馬蘭，現在要看你能不能補償自己的罪過，你必須立即到長夏城的前線去，去制止長夏城的守土的暴亂的行爲，使這些——王國的禍患之種門，在三十分鐘之內，一無遺漏的從長夏城的界綫向外撤退！要不是這樣，我賜給你一把利刃，你必須用這利刃在回來的路上自刎，因為我再也不願會見你的兇惡的面顏！」

馬蘭困惑，慌亂，暗藏着狼狽的心，逃出了長夏城的盈千纍萬的市民的重圍。

他必須變換了原有服裝，躲進了長夏城的一個最下等的旅館，然後，他準備着在第二天的早上從長夏城出走，向着遠遠的，遠遠的地方逃亡。…，他必須以倉惶，失措的行蹤，作爲一切消息的探探者們所需求的祕密而被發現，然後，他再也無從逃出，新聞記者和民衆團體的代表們包圍了那奇蹟的旅館，擁入了他的臥房；在那灰暗，缺乏光線的房子裏，新聞記者

---

燃起了 Kodak 之火，用着最準確的鏡頭，去攝取馬蘭的神勇的容顏，一面錄取了馬蘭的珍貴的言辭，用着特大的字粒在報紙上發表出來，使王國全境的人民們知道，馬蘭是怎樣的以熱烈而又沈着的情緒，爲長夏城的勝利的戰局之奠定而發言，——馬蘭，他必須對於眼前的情景作起更準確的權衡，他既不能回到漢章國王那邊去復命，又不能從長夏城的險景遠脫而實行逃亡，另一面，長夏城的狂熱的市民們對於他的現成的愛戴和擁護，却又重重地刺激着他的麻痺的神經，使他的動搖偏跛的身心得到了強固的鎮靜，然後，他真的強健了，威武了，——

他必須從逃亡的路上重又折回，回到他的部屬所結集的營壘，雙腳穩穩的踐定了，踐定在長夏城的勇敢戰士所據守的火線上，然後，他真的強健了，威武了，他一面向着漢章國王豎起了反叛之旗，一面把長夏城的戰績作爲一己所有的一樣接在手上，……

——當這一齣戲劇終結了時，石藤正有點困乏，

他用着疲累的眼睛，嚴肅而又冰冷，分析着馬蘭一身所有的假造的英勇和尊榮；他解釋着，——

「兄弟們，這一齣戲劇，也和別的我們所看的戲劇一樣，它正在說明着馬蘭將軍是怎樣的卑劣無恥——」

但是他的解釋立即中斷了，他發見馬蘭失去了堅強自信的喜悅的笑臉，換上了羞慚，愧赧的面顏，——馬蘭的光亮的靈魂變成昏暗，他的眼睛凝固了，嘴唇顫動了，臉孔泛着恐怖的青色，而額上冒着一顆顆的，溼落落的冷汗，經過了一度痛苦的掙扎，他終於決然地從孩子們之羣中向外逃奔，——

孩子們騷亂了，驚慌了；他們失聲的叫喊着，彷彿有一種怪異的力從空中下降，它伸長着兇惡的白臂，要毀滅了人類生命的平安的權衡，……孩子們一個個的追趕上去，而可憐的馬蘭正在這時候逃進了那沿着城河一帶繁茂地生長着的竹林，——長夏城的整個的市郊正為嚴冷的暮靄所籠罩，西邊的太陽變成了一

個充血的濃包，醜惡地，一片一片的霉爛下去，一些混什在灌木叢中的村落，起着輕淡的炊烟，在低空中環繞着落葉的殘枝，作着摟抱的調戲；僅存的綠葉失掉了反射的光澤，而夕陽的最後的一縷金光也已經絕盡，……

晚上，人們點燃着搜索的火炬，由馬蘭的母親作着帶領，向着城河沿岸一帶的竹林里突進，——馬蘭的母親的哭聲，順着河水的長蛇一樣的波瀾，向着爲黑暗的夜陰所覆沒的遠處蕩漾；沈入了壯麗的夜景中的城河，正歎息着它的亘古不滅的悲愁，那蒼鬱的竹林，却變成了特別的詭譎而且深邃，它要一口緘閉了人類向着一切災禍呼救的回聲，學着一個奸狡的騙者之所說，「什麼我都不響，然而什麼我都分明！」

此页空白

---

## 陰沉的天

龜裂的柏油馬路，奔那麼的橫過這進紅頂小屋，直向北頭衝去，彷彿跟左手那條小鐵道在作遠距離賽跑。

塌稜稜四條泥柱落地的紅頂小屋，綠色木框上三面張着大玻璃，一面開着綠色的木門。木門上寫着兩個白色的英文字：「No smoking!」

---

「好呀！不許抽烟，那就不抽烟好啦！」賈一平挾着一份報紙，推進門去。「嚇囉！」接着就跟屋子里的人打了聲招呼。

「唔！」默了老半天的應阿昌，從對着馬路擺着的一張綠桌子旁站起，把放在桌上的黃帽子，往頭上一磕，聳一聳肩，把兩手插入黃帆布的大衣的袋里，「換班來啦？」說了聲，就幌長瘦的身子，彷彿生誰的氣似地推門出去了。

木門啪啦的合上。屋里七上八下擺着的軋士林的紅綠箱子全都震了震，對馬路張着的那塊大玻璃，也發出一陣輕輕的尖銳的鳴聲：「嚶~~~~」直刺入賈一平的神經末梢。

「嚇！難道你也發起抖來？」賈一平像隻棕色的小老鼠跳到椅上坐下，心裏就那麼咒着，「媽媽的，這是什麼天氣。」

透過玻璃往外望：天色是陰沉沉的。龜裂的柏油馬路還是奔那麼的直向北頭衝去。呼呀呼的叫着的秋



風，掃着鐵路邊的枯葉，這裏的打着的旋。有時，且從那邊場地的吹過到這邊來，揀着這屋子左右兩邊的缺口，直躲到屋後一條橫小馬路上去。

「喏！這麼瞧去，就給劃定了一條界綫。」賈一平閉上左眼，註右眼放出光去，給奔那麼的柏油馬路橫放上一條界綫。可這屋外行人道上，兩邊斬齊地聳着兩支圓玻璃柱子的起油機，中間聳着一支紅座底的加水打汽的方柱子跟一條直上雲霄的電柱，老阻礙他視線的放射。

「噯！不容易！不容易！這華租交界的界綫，倒底該打從那條柱子直出去？」賈一平每一回想做個公證人，劃定一條界綫，却每一回祇能得到這麼個結論。

然而龜裂的柏油馬路，還是奔那麼的直向北頭衝去——從租界衝出華界。

實際上，賈一平也知道這界綫不用那麼正確。德士古加油站，就是個華租交界點。

---

「可不是嗎？我自己就是德士古洋行的伙計，我身上也劃不出華洋的交界點來！那可還管他媽的！」賈一平想着，「唉」的歎口氣，就伏下案頭看報去。

但賈一平還是一會兒縐眉，一會兒砸嘴。終於楞起一對眼珠，把報紙索的丟在一邊；賈一平又發出了「華人」的感慨了：

「啊！啊！華北！華北！這麼一來！華北是誰的天下了！」

賈一平不看報。賈一平在屋里踱。七上八下的紅綠箱子却又監視他自在地踱。綠木門的腰節上一樣的有兩個白色英文字「No smoking」，彷彿在向他示威。

「媽的！我說過啦：不許抽烟，那就不抽烟好啦！你擺什麼洋勢道？」賈一平跟那兩個英文字咕嚕一會，也聳着肩，磕着頂黃帽子，拉開門打着口哨，宕出屋去。

嚶嚶嚶嚶！——啪啦！啪啦！啪啦啦！

---

「唔！」賈一平馬上收住口哨。「好！放那靶子場的槍聲有聲勢！我賽不過你嚮亮！哼…媽媽的！」

天色是陰沉沉的。賈一平也是陰沉沉的。賈一平在站前人行道上踱。

搬場的老虎車，時不時從馬路上谷咯谷咯的拉過。提籮挑担的鄉下人，帶着付陰鬱而乾枯的臉，零零落落的從他身邊挨過。賈一平還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高傲地低着頭踱。

右手沿馬路那排小舖子，全都關上了門。沒有煙火，沒有人聲；彷彿是一堆荒墳。祇有一個小老頭子，却獸在角嘴上，腳邊放着隻盛花生米的籃子。他就像一隻乾癟了的青蛙，不叫不喊，老是等天上掉下雨來似的等着生意。賈一平向他不屑似地瞥了一眼，却還是來呀去的踱。

隔着條鐵路，那對面一排店舖，也全關上門。幾家飯舖子，用「飯票一元錢六張」的紅紙條，封住排門。一家老虎竈，祇放下兩塊排門板，露出那產臨門

---

的竈角，冷冷地在冒白烟。隔幾間門面，有個高大的拱門的，黑洞洞的，彷彿沒一粒灰塵在進出。……

沒有人聲，沒有鷄聲，沒有狗聲，祇有鐵路旁電桿子上的風聲。天色是陰沉沉的！賈一平也是陰沉沉的！

大暑天的景象彷彿還在眼前：馬路上的汽車，流綫一樣的來呀去。這古老國家偏有他那分傻勁兒，要從運動會上喚回民族的靈魂，全上海的紳士淑女們都發了狂，彷彿全都在想：收復失地，全靠運動員他們那付銅筋鐵骨，全靠美人魚的兩條腿子。這可忙得賈一平滿頭流汗，要給他們的汽車，一會兒加油，一會兒打氣。就是那些鋪子，也全張起「冰」呀「飲冰室」呀那些刺目的帘子。——真覺得中國立時得救似的，然而現在，祇有那靶子場的槍聲依然：

「噼噼啪！噼噼啪啪！」

彷彿要洞穿這陰沉的天！

一忽兒，搬場的老虎車，漸漸多起來了。全像一

整隊鯽魚咬着尾巴，往租界游去。車後還顫動着人影，就像鯽魚尾巴甩出來的水泡。

「但怎麼沒有搬場的汽車呀！」賈一平這麼想着。又馬上叫了出來：「可笑！可笑！」

這是逃難的三級制：先是搬場汽車，而後是老虎車，明兒，怕全是提籠挑担的鄉下老，像蝌蚪似的，沿着這黑河似的馬路，向租界肚里流去。

「畢竟有錢人多了一條觸覺：那是像螞蟻似的生在鼻子上，連嗅帶觸！」賈一平想着，又叫出一聲：「可笑！可笑！」

接着，有兩個黑影子慌慌悵悵地從北頭奔來。靶子場的槍聲，噼噼啪啪緊了一陣。這兩匹黑影就像落荒的野獸，直逃到德古士汽車站邊，就喘回口氣，站定。然後往天上望望，往四邊望望，慢慢兒走向租界去。

「可笑！可笑！這一對鄉下人，沒有第三個鎮靜！」賈一平撇着左嘴角，皺起左頰肉，往那兩大影子

射了一眼。」因為那是靶子場的槍聲都不知道——沒有常識，所以沒有第三個鎮靜！然而中國人怎麼沒有聽靶子場的槍聲的常識！」

「噼噼啪！噼噼啪！」

賈一平踱着。覺得這聲音又單純，又複雜；又乾脆，又有力——唔！力的音樂。

但在這力的音樂中，突然又來一陣：「噠噠噠噠！」的聲音。賈一平側着耳聽，站定，往南瞧去。哦！一架綠色的機器腳踏車直向這邊開來了。

賈一平馬上挺直腰板，擺出付勇敢的氣概，怒突着兩隻並不怎麼圓大的老鼠眼，瞧住這駕車的兵士，這船形的車座上三角皮帶的官長。——媽媽的，可光有你們那氣概！

機器腳車威武地開到站前，刷的往站屋右手缺口上繞過來，繞出左手那個缺口，又往原路噠噠噠噠地叫着去。賈一平楞着兩眼，把那車上挺胸突肚戴着眼鏡昂然望天的長官的影子送遠了，馬上走回來往那柏

---

油馬路下尋那橡皮輪子的塵跡。回頭跟那角嘴上的小老頭子做個鬼臉：縮一縮頭頸，披一披嘴，伸出一條紅舌子。

小老頭子還像一匹乾死的青蛙，沒些兒聲氣。

然而，又是一陣噠噠噠的聲音，那輛機器腳踏車又滾着過來了。還是不越出「租界」，繞個圈子往原路駛回去。但這回賈一平却瞧到：那長官腰邊的槍盒子在對他說話，那兵士黑制服上的紅臂章，特別發光！

「媽媽的！這回得訛自己第三個鎖靜了！」賈一平心頭有些膩膩的，回到屋子里去。

馬路上的老虎車漸漸沒影子了，槍聲還是一陣緊一陣緩的。隔條鐵道對面的馬路上，黃色的公共汽車像隻水牛似的沒力地搖幌着過去。突然，遠處吹來一陣嘟嘟的汽笛聲，鐵路旁電柱上的紅牌子掉下了。公共汽車給截住在鐵絲門外，伏在那座小屋子旁邊。綠旗子搖着。一匹黑色的野獸，在鐵道上排山倒峽似地

---

跑過，把地面震得發抖，把這小屋子也震得「叮叮噹噹」一陣價響。

「哼！不錯！」賈一平有點歡喜。彷彿那火車替他向那機器腳踏車示了一下威。

於是在這條黑河似的直向北頭奔去的柏油馬路，又逆流而上似的開來了一輛茶綠色的汽車。

「咕！咕！咕！」汽車像拉救命回聲似的叫着。

「噠！噠！噠！噠！」可是那輛機器腳踏車還是一個勁兒開過來。

眼前的綠影子一閃，那汽車馬上往里打斜退了一段，機汽腳踏車就一直線的向這打橫了的汽車衝了過來。

「啊喲！碰頭了！」賈一平叫着，也跳了起來。

「嘩啦啦」接着，那座加水打氣的方柱子頂不住汽車的屁股，給碰倒了！

機器的腳踏車刷的繞過屋子後，噠噠噠噠的一溜烟開回去。



---

開汽車的哆嗦着，跳出車子，抹着他那發昏的腦袋！瞧瞧右手那排荒墳似的屋子里竄出來的鬼影似的愁眉苦臉的人們，便一個勁兒的嚷：

「明明是他們衝過來——他們衝過來！……衝得我沒路可退了。……」

「——是呀！我也親眼瞧見！我也親眼瞧見！」  
賈一平覺得這回非主持正義不可了，也接着嚷着出來。

人們聽到這嘩啦啦一響，抱着個顫抖的心跑出屋子外，兩眼發着綠光瞧瞧那個汽車夫，也瞧瞧這碰壞了的方玻璃柱子，於是全向這茶綠色的汽軍圍攏來。祇有那個小老頭子却還在原角嘴上獸住，像死去的骷髏一堆。

鐵道那邊小屋裏，彷彿也受了震驚，白頂黑邊帽的中國警察，慢條斯理地宕了出來，往這邊望望，望不出什麼，也就事不關己的在馬路上慢吞吞的踱。

公園那邊却來了個西洋三埭頭，走路的調子有點

---

蹦蹦跳跳的，彷彿奏琴似的。——看去後面還跟着個黃色的影子。

賈一平這回給圍在人圈子里滿口唾沫星子的叫着，嚷着，主張着正義。他用左手當作機器腳踏車，用右手當作汽車；這麼那麼的攪着，裝作一邊衝來一邊退讓的樣子，嘴里的唾沫星子就飛得人滿面：

「實在是退得再無可退了！却還要衝過來，——衝過來呀！真的叫咱們退到雲南貴州去嗎？但這德古士洋行的柱子又擋住了牠的去路了！媽的！這世界！這世界可還有公理？！還有正義？！聰明的人，自然會抱住國聯老婆婆的膝頭，跪着哭一頓，但，但，——但咱們的一口氣，還沒有咽下呀！……」賈一平說着，連自己說些什麼也糊塗了。

「——是不是？我可沒有錯呀！」汽車夫這回得了正義的聲援，得意起來；慘白的臉，漸漸回過了紅。

「就是你退託錯了！」但人羣里偏激起了這麼聲

音。「你也衝過去，看他們怎麼樣的？機器腳踏車！  
哼！一準衝翻他們兩條命！」

汽車夫彷彿受了打擊，回願往四面瞧，可瞧不出誰說這話，但他不承認他那退註的「外交政策」的錯誤；「衝翻了兩條命！哼！那還了得！咱們的力量在那里呢？誰都一聞風聲往租界跑，誰都抱着卵子忍着氣做人！兩條性命——十八省土地！」

「走！走！」突然一個爆彈似的叫聲，衝進人圈來一條毛手在人頭上撲着揚着。瞧：是外國三埭頭。

「媽媽的！媽媽的！」

於是主張「對衝」的志士們也換了聲調，一個個散了開去站在中國地界的人行上，擁在角嘴上獸着的那個小老頭子的後面；彷彿要把這小老頭子擁護起來，對付這條毛手，小老頭子可不在意，兩眼睛跟着那條毛手，在一高一下。

「可是——這，這，這又關你什麼呢？」

一隻黃手領，突然拉住賈一平的肩坎。賈一平

在吊嗓子，想向這白種人用洋話聲訴一番；這一來，可給怔住了。回頭瞧一瞧那人，便叫道：

「啊！阿昌！阿昌！是你嗎？真氣死我了！真氣死我了！」

「不！——氣死一個中國人，那才增他們一份快樂！老弟，你還是學得世故一點吧！」說着，那人向白種人啾啾嘴，叫賈一平留點心兒。

「是儂？——阿啦曉得個！」

白種人突然指着藍短褂的汽車夫用硬綳綳的中國話說。他看一看那座碰破了的方玻璃柱，跟那碰癟了的汽車屁股，就這麼說上一句，抓着汽車夫走了。

「那裏有這種事！倒是退訛錯了！倒是退訛錯了！」主張正義的賈一平又滿臉通紅的吼了起來。

瘦長子這回呼的下臉：

「老弟！你別再多嘴啦！等着別人家賠就是啦！關你鳥事！上公堂叫你做證人，你就得先坐起牢來。反正公司里不怪你，你可別說公理婆理！」

---

接着又翹起頭跟中國地界的民衆演說起來：

「咱們自己管不了，可還管得別人的。人家死了一個人，就得叫全中國人往租界躲！這是什麼一回事？咱們頭上的青天，全懂得「忍耐」兩個字，你瞧多麼陰沈沈的！……而且，人家一句屁，有的人，忙不迭就得來個「三跪九叩首。」咱們還有什麼別的說？人家是飛機，大砲，唐克車。咱們是眼淚，鼻涕，跟腳上的沙灰——咱們在別人笑聲里逃難，你有嘴也祇能強自己的！」

於是回過臉，死板板地往賈一平身上投了一眼！自己就馬上嚴正得像電柱子！

賈一平望望中國地界的民衆，望望那死青蛙似的小老頭子，披一披嘴，裝個鬼臉，把頭縮進頸子里去了。他全身發起熱來，他腦里的恐怖印象，一點點的在擴大：

……轟隆！轟隆！噠啦！噠啦！——地底滾起了雷，地面發了抖。……瞧呀！沿馬路來了一大隊唐克

---

車。茶綠色的唐克車，頂上直伸着兩支砲筒，砲眼黑洞洞的，彷彿馬上要冒出火來——對準中國地界每個人的胸部。鐵滾着輪子，啦啦啦啦的像地底在抽着筋般發響。每一條鐵帶的滾動，都帶着憤怒：每一輛唐克車的推進，都帶着威嚇。一切的生命——中國的人生命，在牠們的示威中發抖，縮小，而至於消失了，但那坐機器腳踏車的領隊者，卽像魔王似的顯示他惟一的威權。坐在船形的車座上，提着管小旗：白布上閃着紅圈子，引着唐克車前進。……牠們這樣的爬着，滾着，響着，踐踏着，一趟又一趟，來了又去，去了又來，繞着這汽油站里坐着的賈一平——轟隆隆！轟隆隆！噠啦啦！噠啦啦！……地底雷滾起……

賈一平眼前一陣黑，於是馬上祭起「常識」的法寶，懂得了「世故」，招來了第三個鎮靜！

「唔唔」賈一平鎮靜了。靠着電柱站住，也嚴肅得像支電柱！等一會，又給應阿昌，帶進去，裝在玻璃屋子里。像醫院陳列窗上玻璃瓶的一對標本。

---

然後，中國地界的民衆也散了。

然後，外國三壞頭，中國包打聽，外國頭腦，東洋頭腦，印度巡捕——機器腳踏車上的官長，全都帶着融融樂樂的臉色，安閒談着，笑着，踱着來了。

還來了拍照的。

在那個長官的指揮下，龜裂的柏油馬路上，給畫上幾條白粉線：一條斜西往北拉過去，繞過汽油站；算作那機器腳踏車的路線。一條斜西南往南拉，給接在前條線的起點，然後再後退，給畫到場壞了的方玻璃柱下。

於是推過了汽車，給這地面拍上一個照。

他們又全都站了攏來，談着，說着，笑着，抄着汽車的號碼，拍着汽車屁股的照相

中國包打聽出動了。幌着黑綢大褂，來叩這小屋子的門。門里人馬上搖着頭出來。

「咱們不知道！」兩個人一齊的說出。

「我剛來調班的！」接着瘦長子應阿昌嚴然的辯

---

明。

「我可往後馬路撒尿去了。」賈一平也涎着棕色的小臉子，霎着眼，裝做個不懂事的樣子。

於是，他們全把眼光射到那小老頭子那邊去。——小老頭子像條短木頭，插在角嘴上，還是沒有動。——他們說：「哪！哪！他在場，他在場，他親眼瞧見！」

黑大褂們跨過了中國地界，一手拉起小老頭子：

「喂！你起來，跟我去！」

說着，推着小老頭走。小老頭子瞧瞧這邊，瞧瞧那邊，全是陌生的臉子，眼光鈍鈍的，嘴角含着苦笑：要說什麼，又說不出什麼；一手拿着小籃子，一手提着板櫬，全身哆嗦着，在黑大褂們中間，蹙着，拐着，遲疑着，——一步，又是一步，走上租界去。

賈一平馬上喚回了活氣，拍拍那小老頭子的肩，說：

「別怕！去做個證人呵！」



---

說着，高聲地笑出。回頭瞧瞧鐵道那邊小屋子外，綠旗子又打起。

地底滾起了雷——賈一平又預感到報復的勝利。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一日初版

1—2000 實價大洋一角五分

著 作 人	郭 沫 若	等
總 經 售 處	聯 合 出 版	社
經 售 處	廣 州 新 民 書 社	店
	北 平 朔 風 書 社	店
	開 封 中 國 廣 告 社	司
	漢 口 華 中 公 司	店
	香 港 九 龍 書 店	
	重 慶 今 日 合 作 出 版 社	

上海圖書館

HW 1000

# 聯合出版社出版新書

急 湍	兩個 時代	阿 弓	生 活	生 命 底 微 痕	改訂 本 落 葉 附 作 者 新 序 言	將 軍	十 二 月 的 風
實價	實價	實價	實價	實價	實價	實價	實價
六 角	二 角 五 分	一 角 五 分	二 角	三 角	二 角 (即 出)	一 角 五 分	一 角 五 分
隅 榮 著	余 白 萊 著	列 躬 射 著	蒲 風 著	柳 倩 著	郭 沫 若 著	王 余 杞 著	王 亞 平 著

# 聯合出版社總經售書

白	夜	小說	\$ 0,20	妥斯退夫基著 斐琴、陳達入譯
鍊		短篇小說	\$ 0,20	俞鴻謨著
賣不掉的	商品	短篇小說	\$ 0,50	余白萊著
我們的	堡	詩歌	\$ 0,20	溫流著
現代學生的	根本問題		\$ 0,10	劉羣著
史	太	林	傳記	\$ 0,20 盧特維綏著
常識	以下	文藝論文	\$ 0,35	陳漢年譯 王任叔著
庶聯的	版畫		\$ 0,50	章太白輯
最近蘇聯偉人	講演譯叢		\$ 0,40	膺庸譯
黎明前	奏曲		\$ 0,30	沈旭著
路工之	歌		\$ 0,20	江岳浪著
馬漢姆	教授		\$ 0,25	洪為濟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7544B



§ 0.15